

禮

書

通

故

社禮通故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弟一十三

周官或言大元或言土元或言地元或言后土或言社稷以周案大元者大地之元也土元者五地之元也社稷者建國之土元也后土地元者大元土元之通解也或謂土元非大地之元不辱偁后土地元非也既曰土元非后土乎土元爲五地之元非地元乎謂五帝不辱偁天帝五地不辱偁地元皆膠柱之見也

鄭元云祭崑崙之神亏方澤祭神州之神亏北郊孔穎達說崑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崑崙東

南一州百地有二神歲有二祭夏至之日祭崑崙夏正
之月祭神州或云建申之月祭之許敬宗云方丘外有
神州分地爲二甚無典據楊復云祭地惟北郊及社稷
以周案圓丘方澤皆取自然之地而不假人爲者也泰
壇泰折皆假人力封土而爲之者也圓丘方澤爲大祭
亦謂之禘泰壇泰折爲祭天地燔瘞之處而殷饗郊亦
在泰壇神州祀亦亏泰折方澤對圓丘神州祀對殷饗
郊鄭義如此方澤之祭主大地夏日至祭之周官有明
文泰折之祭主神州其祭月唐書儒林蕭德言傳引崔
靈恩義宗祭神州北郊以正月御覽五百二十七引成

伯璵外傳立冬之日祭神州亏北郊孔疏又引或說建
申之月祭之各以意言後人因此紛紛致詰

孫炎郭璞說天既祭積柴燒之地既祭瘞埋藏之皇侃
崔靈恩等說燔柴瘞埋皆在行祭之先陳襄云陰祀自
血始則瘞血以致神不可不在先也至禮畢則以牲幣
之屬瘞之先儒亏瘞之始卽用牲幣之屬是備亏先而
闕亏後也後世知瘞牲幣亏祭末而不致神亏其始是
備亏後而闕亏先也以周案孫郭之說本鄭君皇侃之
說本賀循今從鄭禮經祭地瘞周官以血祭祭社稷二
祭不同陳氏牽合爲一而謂先血後瘞尤舛詳見郊禮

門

記祭法燔柴祭天瘞埋祭地用驛犧周官牧人陰祀用
黝牲據大宗伯文牲放器色則祭地又用黃琮黃犧鄭
元云方澤用黃北郊用黝祭法瘞埋亏泰折與天俱用
犧連言驛爾以周案黃犧以祭地黝牲以祀社祭法用
驛犧爲祭天地燔瘞之牛說詳郊禮門

周官宗伯黃琮禮地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鄭元云黃
琮禮地以夏至謂神在崑崙者也兩圭有邸以祀地謂
祀亏北郊神州之神陳汲云黃琮言其色兩圭言其形
祭地用兩圭之黃琮以周案祭天圭璧並用祭地亦圭

琮並用說已詳郊禮內圭琮形制不同攷工記有明文
不尋合兩圭黃琮爲一器陳說更謬

祭地之服無文王肅崔靈恩孔穎達賈公彥皆謂與祭
天同服大裘陸佃云夏至祭地安可用大裘以周案司
服司裘言大裘祀天並不及地大裘象天亏地無取也
履人云凡四時祭祀以宜服之履且四時從宜况衣乎
梁陸璋議以黑縉爲裘唐輿服志以黑羔皮爲緣皆謬
制

异義云夏至天子親祀方澤侍中騎尉賈逵說魯無圓
丘方澤之祭者周兼用六代禮樂魯下周用四代其祭

天之禮亦宜損亏周故二至之日不祭天地也以周案
賈說魯無圜丘方澤之祭與鄭同魯郊不在日至與鄭
异賈說爲長

高堂隆云古娥英姜嫄盛德之妃未聞配食亏郊宣兆
云經典無配地之文魏以先后配不合禮制以周案注
疏祭地有崑崙神州二祀分饗稷以配之禮記外傳又
有后稷后土之分據孝經緯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
帝宗則周人祭地祇配后稷而已諸說各異叟未有謂
配以先后者也先后配地始亏漢非古右祭地

張載云郊者祀天之位社者祭地之位郊外無天神之

祀社外無地示之祀凡言社者卽地示之祭黃履云祭
天地皆偁郊社者土之神目豈有祭大示而可謂之社
黃澤云殷革夏周革殷皆屋其社是辱之也旱乾水溢
則變置社稷是責之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而可責可
辱乎周禮王祭社稷五祀則希冕以社稷下同五祀而
用弟五等之服不辱與先王先公四望山川比則社非
祭地明矣以周案經傳中郊社之社通舉大地言社稷
之社專主一國言兩祭同名异實諸說各主一偏楚望
說近是

胡宏云周官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血祭祭社稷而別

無祭地之文四圭有邸舞雲門以祀天兩圭有邸舞咸池以祀地而別無祭社之說則以郊對社明矣後世既立社又立北郊失之萬斯大云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所謂方丘太折卽此夏日至地示之祭亏此行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也王自爲立社曰王社載芟詩序所謂春藉田而祈社稷者亏此行焉此庫門內之社不與郊竝偁者也以周案經傳有郊社對舉者郊爲祭天神之通偁社爲祭地示之通偁也析言之地與社自有別胡萬二說皆本張子胡氏據周官言祭社稷不復及地言祀地不復及社稷以明社卽地地卽社而不知禮

言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則地非社明矣萬氏又以大社當方丘而不知方丘在北郊周書作雒解云乃建大社亏國中則大社非方丘亦明矣

異義云今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其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許慎謹案春秋傳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元駁云禮社祭土而主陰氣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爾以周案鄭意社爲五土總

神稷爲原隰之神句龍以有平水土之功配社祀之稷
有播種之功配稷祀之鄭義爲長書疏云左氏說社稷
惟祭句龍后稷人神而已孝經說社爲土神稷爲穀神

句龍后稷配食者是鄭本今孝經說公羊傳云諸侯祭
土何注土謂社也傳不言社而言土不取古左氏說是
春秋孝經今文家同義

異義云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穀眾多不可偏敬故
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歟後祀以爲
稷稷是田正周弃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許慎謹案禮
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既祭稷穀不專但以稷米祭

稷反自食鄭元駁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弃不辱先五嶽而食大司徒之五地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亏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黍稷或或今禮疏俗下之黍稷或云六字謬此依信南山詩疏校正原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不辱以稷米祭稷爲難以周案稷爲穀神穀神者何原隰之神也社爲五土之總神其祀又大亏稷鄭駁爲長續漢志注引盧植說社

以土地爲本也又引荀爽問仲長統以社所祭何神統答所祭者土神也亦同鄭義周禮以血祭祭社稷樂用靈鼓大器三季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縛而行事若句龍周奔爲社稷是人鬼也人鬼不用靈鼓不尋越縛而祭雖有血而不埋也杜氏通典已詳之矣

爲鄭學者說郊特牲社祭土而主陰氣社所以神地道禮運命降亏社之謂殷地據此社卽地神王肅難云禮運祀帝亏郊所以定天位祀社亏國所以列地利社若是地應云定地位而云列地利故知社非地也祭地牛角繭栗而用特牲祭社牛角尺而用大牢又祭天地大

袞袞冕祭社稷綿冕又唯天子令庶民祭社社若是地
神豈庶民畢祭地乎爲鄭學者通之云社是地之別體
有功亏人庶人蒙其社功故亦祭之非是方澤神州之
地也以周案方澤祭地而有通偁社者猶圜丘之通偁
郊也社稷非祭地而亦有渾偁地者猶五帝之渾偁天
也鄭意社爲地示之屬非人神豈謂社稷卽祀地哉社
稷與祀地典禮固不同也爲鄭學者馬昭等也其說畢
之

王肅難鄭云召誥用牲亏郊牛二明后稷配天故知二
牲也又云社亏新邑牛一羊一豕一明社惟祭句龍夏

無配祭之神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與天尊卑既別不敢同天牲句龍是上公之神社是地示之別尊卑不甚懸絕故配同牲以周案郊特牲必全脅則神與配各一牛故曰二牛社大牢非全脅也則神與配不必用二牛故曰牛一羊一豕一王說甚固爲鄭學者說亦未當王肅難鄭云后稷配天孝經有明文后稷不侮天也祭法及左傳云句龍能平水土故祀以爲社不云祀以配社明知社卽句龍也爲鄭學者通之云后稷非能與天同功故不專稱天句龍與社同功故專云祀以爲社以周案祭法云周人禘嚳而郊稷稷亦配而曰郊稷是猶

句龍亦配而曰祀以爲社以爲社者明其本非社也經傳郊社竝言多舉天地爲說社爲土神甚明王肅因祀社之文而曰社卽句龍則郊特牲云社祭土而主陰氣社所以神地道又將何以爲說乎如謂句龍能平水土故記直謂之祭土神地則句龍配食土地亦何嫌傳直云祀以爲社乎爲鄭學者其說亦曲

王肅難鄭云春秋傳伐鼓亏社責上公不云責地祇明社是上公也鄭月令注社后土也孝經注句龍爲后土鄭旣知社后土則句龍也是鄭自相違反爲鄭學者通之云伐鼓責上公者以日食臣侵君之象故以責上公

言之句龍爲后土之官其地神亦名后土故左傳曰君戴皇天而履后土地偁后土與句龍偁后土名同而實异也以周案社爲建國之土而不專責責其配食之上公而已矣豈謂上公卽社神哉爲鄭學者尟之

記祭汰夏之衰也周弃繼之故祀以爲稷孔穎達云夏末湯遭大旱七季欲變置社稷故廢農祀弃以周案夏之衰當依魯語作夏之興經意烈山氏之有天下也農能植百穀夏后氏之興也弃又繼農之事故後世迭祀農弃以配稷或說易農祀弃本起夏世與左傳夏以上祀柱商以來祀弃之語不合如孔氏疏亏魯語夏興之

文固悖亏祭祫之文亦須改商之興也易周弃乃通且
句龍柱弃上古人臣夏殷配祀社稷亏禮宜之及周有
天下則弃爲太祖以天子太祖與上古后土之官並配
朝右亏義不順祭祫言夏代周弃繼之左氏言自商以
來祀之均未言及周祀惟鄭注云后稷有播種之功配
稷祀之但后稷非弃一人官職弃固后稷而后稷不可
盡目弃也鄭注八蜡云司嗇后稷或亦以爲弃而儕之
亏貓虎之閼尤謬

王肅孔頤王景侯等說王者祇立一社一稷其布下所
內爲百姓立之謂之大社不自立亏京都也今竝立二

社一神兩佑同時竝祭亏禮爲顯召誥社亏新邑唯一
太牢詩乃立冢土亦無兩社劉喜傳咸等說天子尊祀
宗廟故冕而躬耕躬耕也者所以重孝享之粢盛親耕
故自報自爲社者爲藉田而報者也國以人爲本人以
穀爲命故又爲百姓立社而祈報焉此社之所以有二
也大社天子爲百姓而祀故稱天子社郊特性曰天子
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羣姓之眾王者通爲立社故偁
大社也若夫眾庶之社不偁大矣召誥詩文皆舉社以
明稷舉一以明二其文略爾以周案劉傳之駁是已

賈公彥說諸侯有三社三稷謂國社侯社勝國之社皆

有稷配之陳祥道鄭鍔說王社侯社國中之土而已無預農事故不置稷王與諸侯皆三社二稷朱熹云舊法社有主而稷無主似不可以意增以周案詩序云春藉田而祈社稷所謂社卽王社則王社有稷明矣子路曰費有人民有社稷所謂社卽置社則置社亦有稷明矣周官器祝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是勝國社亦有稷矣社大而稷小祭法言立社封人言設王之社壇竝不言稷舉社以晐稷也漢代立大社大稷又立官社而廢官稷官稷廢于光武見唐禮樂志非古也至唐又廢官社而祇有大社大稷焉

五經通義云大社在中門之外稷在西王社在藉田中
在國者爲天下報功在藉田者爲干畝報功也孔穎達
云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書傳無文或云與大社同
處王社在大社之西崔氏云王社在藉田王自所祭以
其粢盛故詩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張載云大社爲羣
姓所立必在國外王自爲立社必在城內以周案記云
祀帝亏郊所以定天祐祀社亏國所以劖地利國對郊
言謂國中也俗雒解云乃建大社亏國中其明證也續
漢書祭祀志大社在中門之外中門外卽庫門內與孔
疏合張說非也大社爲民而立尙在國中則王自爲立

社尤不宜在國外詩序春藉田而祈社稷言二祭皆歌此詩非謂祈社丐藉田也藉田與祈社异時社與藉田亦非必一處崔說亦非

蔡邕云天子社稷土壇方廣又丈諸侯半之社稷二神同功故同堂別壇俱在未央宮預云

疏引牒論條

稷壇在社

壇西俱北嚮營竝壇其門或曰在社壇北焦循云社稷同壇稷者原隰之神已在社中又立稷壇是有二稷矣地道尊右稷居社右最卑之位粢矣以周案社稷皆有壇而外環以垣其垣束木爲之而塗以土穀梁傳云凡國之社爲廟屏屏內束交木而外塗之以土凡國社

可爲廟屏者以社制本束木而塗土也晏子問上曰夫
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
恐敗其塗是其證也亾國社屋之奄其上柴其下不樹
以六國社有樹不屋亾國社在中門之東國社當在中
門之西中門內爲內朝故曰閭亏兩社宗廟在亾國社
之北稷壇亦在國社之北獨斷云壇方丈諸侯半之
本春秋家說見白虎通義

白虎通義云尙書逸篇大社唯松東社唯柏南社唯梓
西社唯梟北社唯槐以周案北史劉芳傳引又經通義
五經要義皆謂社稷有樹逸篇所言亦謂亏一社之中

分又方樹之曰非謂天子有又社也續漢書祭祀志下
周官馬融注引或說王者又社大社在中門外惟松東
社八里惟柏西社九里惟橐南社七里惟梓北社六里
惟槐斯謬矣

異義云今論語說哀公問主弓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
松夏人都河東宜松也般人以柏殷人都毫宜柏周人
以橐周人都灋鎬宜橐也以周案論語問社張包周本
作問主公羊家說以爲宗廟主許君以宗廟主無用松
此謂社主鄭不駁說詳宗廟門鄭注據周官樹之田主
以證論語以爲夏松殷柏周橐各以其野所宜木或據

尙書逸篇東社惟柏西社惟梲以爲殷都毫在東故社
惟柏周都灋鎬在西故社惟梲其說可通愈理初謂五
方田主各樹所宜木不遵松柏梲之制論語所言是削
木之主或松或梲各依京師不可信

社主之說不一或云社樹木以爲主或云以石爲之或
云削木爲之或云石主長五尺方二尺剗其上方其下
埋其半亏土中或云石主長尺六寸方尺七寸以周案
古者軍行載社主軍還復奉主歸諸社見大司馬注陳侯亦
嘗擁社以見鄭子展如祇樹木以爲主則主不可載如
用長五尺方二尺之石主埋其半亏土中則主不可擁

如以載擁之故而易以木主則露立社壇又易朽腐今
以鄭義攷之論語問社謂田主大司徒樹之田主各以
其野之所宜木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柏棗竊謂田主各
以其野所宜木是不隣以松柏棗矣論語言夏以松殷
以柏周以棗當指國社言大司徒言各以其野所宜木
遂以名其社與其野是以方社言記言社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故壇而不屋凡無屋者不設木主故樹
其木以為神位墨子明鬼篇聖王建國營都必擇木之
修茂者以為敢位敢位者主道也社無屋樹木為敢位
與士無廟結茅為敢位正同凡為敢皆無別主而鄭注

小宗伯大師立軍社則云社之主蓋以石爲之晉志引
摯虞說大社爲羣姓祿報立主不可廢故凡祓社鑿鼓
主奉以從則王社也是則軍社用王社主王社又有石
主矣其所以用石主者爲王社亦無屋無屋者不設木
主也唐張齊賢議大社主亦引春秋祓社之事云社主
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呂氏春秋殷人社以石今見淮南
齊俗訓

其來尚矣申其說者謂大夫以下之社以所樹之木爲
主天子諸侯大社旣樹木爲鼓位亦用石主以依其神
別備一義石主可奉可擁其制蓋小後人以宋臣言石
主長五尺過重卽以唐臣所議長一尺六寸方一尺七

寸亦不侵奉擁亏是有木主之說愈理初遂以論語夏
松殷柏周棗謂削此木以爲主又以木主不宜露立亏
是有用石匣以藏之說亏古無徵有難取信至錢竹江
謂社木非主方觀旭謂軍社以幣帛爲主其說更訛

張幼倫云社日用甲尊之也周公卜洛建王都戊午社
亏新邑自此皆用戊日御覽引禮記外傳注邱光庭云社祭土土

臬木故用戊召誥周書則周人不用甲也郊特牲云甲
者當是异代之禮以周案召誥所言本非常祭郊用丁
社用戊非常禮也郊特牲言社日用甲正據周禮觀下
薄社北牖之文自見

王肅云郊特牲言祭社君南鄉亏北墉下荅陰之義陰氣北鄉故君南鄉以荅之也秦靜云社稷別營自漢以來相承南鄉漢之亏周世代未遠鄗上頽基商邱餘樹猶應尙存迷失方位未至亏此通儒達識不以為非何佟之云祭社北鄉故荅君南鄉社主陰氣故也餘祀雖亦地祇之賚而不主此義故位鄉不同不尋見餘陰祀不北鄉便謂社應南鄉也據周禮祭社南鄉君朞幽宜北鄉而記云君南鄉荅陰之義則朞幽之論不能與以周案墉以依主君鄉南墉必非北墉在北君必不能南鄉記文宜君南連讀鄉亏北墉下連讀社壇無屋有墉

北墉下社主之所在也君在社南而鄉亏北墉是為荅
陰荅之言對也郊特牲又言君之南鄉荅陽之義則此
云荅陰之義是君鄉北明矣且自南北二郊以及羣神
小祀位皆南鄉初無陽祀陰祀之分何氏旣知餘陰祀
不北鄉而謂社獨不然君可以南面臨之其足信乎至
稷主東鄉之說尤爲謬妄之不待辨者

毛詩傳云社稷之牛角尺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
握又嶽四瀆角尺孔穎達云社稷卑亏宗廟宜與賓客
同尺以周案禮緯蓋以大宗伯血祭社稷在五嶽上遂
生曲說參見羣祀門

异義云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
燔以周案公羊穀梁皆云脤者何俎實也生曰脤飄曰
燔與左氏說異當以左義爲長左云受脤亏社祀有執
燔戎有受脤周官大宗伯注脤燔社稷宗廟之肉說文
脤作祔社內盛以蜃燔作燔宗廟火飄肉竝從左義

記郊特牲唯社邱乘供粢盛鄭元云四邱曰甸或謂之
乘皇侃云天子諸侯祭社則用藉田之穀大夫以下無
藉田若祭社則邱乘其之示民出力也方慤云邱言其
地乘言其賦使軍賦之家而某粢盛亏社卽軍行祔社
凱旋獻社之意以周案此言大夫以下成羣所立之置

社皇說是也卽乘共粢盛據族酺黨祭言之乘讀如字
方說可通古有卽乘之名周官稍人職掌令卽乘之政
令文與此同蓋古乘法始亏卽成亏甸詳軍乘門

鄭元云一獻祭羣小祀三獻祭社稷五祀又獻祭四望
山川七獻祭先公孔穎達云司服職元冕一章祭羣小
祀希冕三章祭社稷又祀毳冕五章祀四望山川鷩冕
七章享先公故鄭知獻數同也而大宗伯以血祭祭社
稷又祀又嶽又大司樂祭社稷奏太簇祀四望奏姑洗
又禮緯社稷牛角握又嶽四瀆角尺以此言之則社稷
尊亏四望山川而獻與衣服卑者從神之尊卑其餘處

尊者以其有功與地同類故進之在上也陳祥道云賓客之禮王饗諸侯自子男又獻以至諸侯長十有再獻皆服鷩冕七章而已孰謂獻數必係亏服章哉鄭氏誤矣一獻軀三獻燭則又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以周案社稷又祀均有大小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又祀文列又嶽之上卽詩所偁之冢土周書作雒解禮記郊特牲所偁之大社是也其又祀左傳所謂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之神祭宜又獻司服以希冕祭社稷又祀禮次四望山川之下如王社州社及社稷之在都邑者是也其又祀則月令祭法所謂戶竈中雷門行之

神祭宜三獻二者分之理順合之說挈

鄭元云天子祭天地社稷祝辭皆偁嗣王某魏從王肅議祭社但偁皇帝唐開元禮祭天地曰嗣天子臣某祭社稷曰嗣天子某祭社稷之配神曰皇帝某以周案曲禮云天子外事曰嗣王某凡祀天地社稷山川無异偁也唐亏天地偁臣亏古無間晉荀偃禱河偁曾臣彪其官臣偃以明上有天子非對河偁臣杜預注是白虎通竇篇引中候曰天子臣放助太平御覽卷八十亦引此以爲帝堯刻璧沈雒文開元禮蓋本此然中候之文不足爲訓天子父事天故曰天子詩曰昊天其子之以臣

事天自古未聞且對雒禹臣號而不名皆未合禮

毫社禮記作薄社公羊作蒲社鄭元云薄社殷之社殷始都薄何休云魯蒲社災先世之亾國在魯竟者以周案鄭意殷始都薄薄爲古文毫之假借其作蒲者古文薄之隸省也依何意蒲爲薄之俗薄社乃其國竟先世之社非必殷之毫社禮謂之勞國之社公羊謂之亾國之社白虎通義又謂之誠社

記郊特牲云薄社北牖使陰明也公羊傳云亾國之社掩其上而柴其下焦循云論衡亦云屋其上棧其下說文棧棚也蓋如今之柵欄然以柴作棧已自通明不必

北牖如郊特牲說唯有北牖則不可入戶祝之類疑四
面爲棧向北有門可通出入也以周案柴棧同義鄭注
媒氏亏奄其上棧其下之下曰使無所通論衡亏屋其
上棧其下之下曰絕亏天地絕卽不通之謂則所謂棧
其下者是編柴以爲壁使四面不通明也焦氏誤以棧
爲通明之物反疑記文謬矣祭込國之社在北牖下然
北牖亦惟毫社有之

穀梁傳云込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白虎通義云器國
之社在門東明白下之無事處也或曰置宗廟之牆南
以爲之屏示賤之也陳祥道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不

容以亾國之社爲之穀梁說不可攷以周案穀梁意立
亾國之社爲宗廟屏屏卽宗廟之牆非在牆南爲之亦
非內屏外屏之謂也

孟子言變置社稷說者引湯時大旱遷柱祀弃以爲證
或云毀其壇壝或云變易祭祀之禮以周案置立也變
而立之也孟子言變置君者立賢君以安社稷非殄其
世也變置社稷者遷樂土以安民非殄其神也且夏禹
虞周禹舜禹禹以旱乾水溢之故而輕易
其神卽湯之遷柱亦以弃之功大而易之爾如殷庚之
遷殷斯變置社稷之謂與

春秋左氏家說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亏社諸侯用幣亏
社惟正陽之月日食亏是用幣亏社伐鼓亏朝莊二十
五季六月朔日食鼓用牲亏社不鼓朝而鼓社非其處
矣不用幣而用牲非其物矣穀梁家說鼓禮也用牲非
禮也公羊家說鼓用牲亏社亦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縈
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闔恐人犯之以周案三傳互異據
公羊說鼓用牲亏社皆合禮左傳以爲皆失之穀梁又
以爲鼓禮牲非禮當從左氏古文家言爲正朱絲營社
古文家亦用其說鄭注大祝六祈四曰縈又曰攻縈讀
如日食以朱絲縈社攻如其鳴鼓然續漢志注引干寶

周禮注云社大陰朱火色絲維屬天子伐鼓亏社責羣
陰也諸侯用幣亏社請上公也伐鼓亏朝退自攻也董
子繫露止雨云以朱絲繫社十周劉向說苑云大水及
日食皆陰氣太盛而上減陽精故鳴鼓而懾之朱絲繫
而劫之是朱絲繫社同伐鼓之義亦天子禮矣 又案
伐鼓助陽古說皆然太平御覽引馬注云救日食則伐
鼓北面體大陰救月食則伐鼓南面體大陽月食伐鼓
亏義何居

許慎云社地主也周禮二十五家爲社各樹其土所宜
之木鄭元云大夫不尋特立社與民族居百家以上則

其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孔穎達云言百家以上者不
限多少故鄭駁異義引州長職云以歲時祭祀州社是
二千五百家爲社也雖云百家以上惟治民大夫乃專
立社故鄭駁異義云有國及治民之大夫乃有社稷是
也此大夫所主立社稷則田主是也故鄭駁異義引大
司徒云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
其野注云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也以周案周禮
有族酺黨禁州社之分百家爲族五百家爲黨二千五
百家爲州惟州立社則二千五百家爲一社也而族黨
之酺禁亦卽社之細故亦有以酺禁爲社者左傳齊與

衛地書社五百卽黨榮之地也

案書社有大小以五百為正荀子桓公與管仲

書社三百此小汚黨榮者也史記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里衍文此大乎黨榮者也鄭注百

家以上共立一社卽族酙之說也至漢時又有里社之

名禮家據此遂以二十五家爲一社引郊特牲唯爲社

事單出里爲據夫單出里者謂里人皆往祭亏社下言

惟社卽乘其粢盛則卽乘且其社而社非一里明矣學

者不尟據此以幪彼也祭法云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

置社以猶與也與下成羣始尟立社則社屬民眾不屬

大夫故大夫主宗廟不主社稷也且大夫所立置社與

王侯自當有別鄭義大夫置社祭田神詩謂之田祖

左傳自莒疆以西請致于社杜預云千社二萬五千家
以周案千社千室之社也千室大邑有社子路曰費有
社稷是也杜說不揆事情齊給寄公之地奚能有二萬
五千家

劉繪說牧人陰祀用黝牲論語山川用駢角與黝乖何
佟之云周禮以天地爲大祀四望爲次祀山川爲小祀
自四望以下牲色各依其方以祀大宜從本祀小從所
尚也以周案鄭注牧人陰祀云祭地北郊及社稷不及
山川佟之說是

觀禮祭山邱陵升大宗伯祭山林埋爾雅祭山曰庶縣

鄭元云爾雅之文襍不可盡據以難周禮孫炎云埋亏
山足曰廢埋亏山上曰縣邵晉涵云如孫氏說觀禮所
謂升者謂其縣也大宗伯所謂埋者謂其廢也爾雅合
而言之故曰廢縣可無疑其文襍而相難矣金鶡云祭
山林者先縣之而後埋之山屬地而其高配天故縣與
埋竝舉以周案廢李巡注訓皮置皮置若縣卽升也大
宗伯之山林別五嶽而言之蓋五嶽自廢縣爾縣似不
可訓埋

羣祀禮通故一

禮書弟二十四

定海黃以周述

周官小宗伯言四郊四望四類鄭眾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鄭元云四類日月星辰運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或說四類卽大宗伯以謹奉祭四方百物者或說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以周案四郊以祀天四望以祀地四類以祀四方

周官大宗伯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鄭元說天謂天皇大帝在北極者也地謂神在崑崙者也四方謂蒼精赤精白精黑精諸帝以周案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

琥禮函方元 琥禮北方此卽小宗伯所謂四類加以蒼
璧禮天黃琮禮地此卽虞書所謂六宗鄭義失之

伏書大傳云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
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云禋亏六宗歐陽和伯夏

侯勝等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祭

正義引他四方居中央助陰陽成變化之神實一而名六許慎

駁歐陽云宗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司馬彪駁伏傳云

帝在亏類則禋者非天以周案歐陽說六宗無所指明

杜佑等乃以六天之說實之謬甚書旣言類上帝而六
宗中何復舉天帝之祀也馬融說六宗從伏傳其說上

帝爲太一天神之最尊者最合伏意記曰禮始亏太一
分而爲天地故類上帝在六宗之先類及太一不及天
望祀山川不及地則六宗者祭天地及四時也舜亏攝
位之告不應遺天地之祀四時卽四方大宗伯云以玉
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
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齒方元璜禮北方此卽唐虞六
宗之禮也六宗之說惟伏傳爲近是其次莫如鄭注

古尚書說天宗日月星星本作星北辰地宗河海岱鄭元駁之
云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中無山川明矣以周案
鄭駁是也孔光劉歆等以水火雷風山澤爲六宗其失

與古文家同

鄭元云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祭義云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天并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司馬彪駁之云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亏辰風師雨師復特其位以周案鄭意禋煙也周禮言實柴槱燎與書之言煙正合故據之司馬彪之說不足以難鄭如其說宜先駁周禮

王肅偽孔傳等割取祭粢泰昭祭時坎壠祭寒暑王宮

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以說書之六宗
司馬彪駁之云安國案祭祿爲宗而除其天地亏上遺
其四方亏下以周案司馬之駁是也六宗之說多難據
信又如盧植摯虞說月令祈來季亏天宗卽六宗之神
孟虞說六宗天地閒遊神張騫說三昭三穆爲六宗虞
喜劉昭說六爲地數六宗主祭地張迪說六宗卽六代
帝王司馬彪說天宗地宗四方宗爲六宗天宗日月星
辰之屬地宗社稷五祀之屬四方宗四時五帝之屬後
魏孝文帝及杜佑說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羅泌說天
宗地宗河宗岱宗幽宗雩宗方以智說是重黎該修熙

句龍五方之六神其謬尤不待辨近時說六宗者全謝
山謂卽左傳之六物歲時日月星辰沈果堂謂是六府
之神阮雲臺謂禋是柴祭之名六宗卽明堂之宗祀文
王以配上帝上帝卽五帝及配帝爲六宗周公宗禮本
亏虞虞書曰至亏岱宗柴岱絕句宗絕句林鄭溪謂此
因治麻而宗其切輿者莫若日月星辰白虎朱鳥蒼龍
元武之星爲四宗合日月爲六宗近時諸說已見駁亏
林氏書而林氏之言尤爲穿鑿二十八宿星也以日月
星爲六宗實止三宗分之有三十欲以治麻爲說不如

謝山爲當

四方之祭說亦不同鄭元注舞師以爲四望注曲禮以爲五官之神注祭法以爲山林川谷邱陵之神注大宗伯亏六器禮四方則以爲五帝亏齋辜祭四方百物則以爲燭以周案先王祀典上以郊五帝下以旅四望中以類四方詩大田疏云毛意四方旣非望祀又非五色之帝是也鄭注失之五官之神或其配與大宗伯以齋辜祭四方百物謂祭四方內百物之神爾鄭注以磔禳及燭祭言是也齋辜以祭四方小神與四方大祀不同春官鬯人凡四方用蜃凡齋事用敬是二祀本有別也說者以齋辜爲祭四方尤誤

毛詩傳云來方禋祀以其骍黑謂骍牛黑羊豕也鄭元
云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骍牲陰祀用黝牲以
周案詩言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則方社同用太牢孫毓
從鄭義云方用特牲非也經言方祀曰方社曰方望皆
與地示竝言而以禋祀者其神下主當方之示而上逢
當方之帝兼有陰陽故也故詩大田詠其牲骍黑竝陳
禮祭法記其地亦坎壇竝設壇屬陽牲宜骍坎屬陰牲
宜黑祭日亏壇祭月亏坎逆暑亏壇迎寒亏坎皆以壇坎分陰陽孔疏申鄭義以為
牲各從方色獨言骍黑者略舉二方以韵句亦非也

鄭眾云四望日月星海鄭元云四望五嶽四鎮四瀆魯

三望淮海岱賈逵服虔許慎杜預等說魯三望祭分野
星及國中山川以周案諸經言望無及天神書望亏山
川左傳江漢睢漳楚之望爾雅梁山晉望周禮典瑞祀
天旅上帝與祭地旅四望對文則望祀地而不畢有日
月星辰天神之屬也周禮祀四望之下每別言山川小
宗伯兆五帝亏四郊四望亦如之兆山川丘陵墳衍各
因其方是兆不同典瑞兩圭有邸旅四望璋邸射以祀
山川是玉不同大司樂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
望奏蕤賓歌商鐘舞大夏以祭山川是樂不同則四望
祭四方嶽瀆之望不畢及餘山川也從後鄭說

魯有三望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不祭三望者何祭太山河海也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尋義云謹案郊天日月星河海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分野星及國中山川鄭元駁之云望者祭山川之名諸侯之祭山川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楚昭王曰河非所獲舉言境內所不及則不祭也魯境不及亏河禹貢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卽魯地三望謂淮海岱也以周案天子方望無所不通故四望四望者四方之望也

非隄定四事故許以日月星河海岱言之鄭以五嶽四
鎮四瀆言之當以鄭說爲正諸侯方祀名山大川有不
在其地者以不通而不望故望不必偪其四在其地之
名山大川又無定數故望亦不必隄以三惟魯東有海
南有淮北有岱故三望爾諸侯三望非通制也公羊之
義如此三望舉河字之譌鄭君以淮易之是也賈許諸
儒以分野星及本國山川當之其意三望爲諸侯之通
制故鄭駁之而左傳孔疏猶謂天子四望諸侯三望失
之矣

春秋書不郊猶三望左傳云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

可也說者謂望祀天神此其證以周案郊後有望望因
郊起是望爲郊之細事非謂郊祀天神之大望祀天神
之細也望者祭名山大川之名鄭注是也

杜佑云望一歲凡四祭一者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
大雩時四者大蜡時以周案三正記郊後必有望春秋
書不郊猶三望此望時之明文餘無攷見且每歲迎氣
有五不畢以五迎氣爲一望

祭汾五祀司命中霤國門國行公厲月令以爲戶竈中
霧門行左傳以爲句芒祝融蓐收元冥后土鄭眾又以
爲卽五天帝_五王者宮中日五祀鄭元釋大宗伯用左

傳說釋小祝用月令說釋王制用祭法說楊倞注荀子以祔祠烝嘗及大祫爲五祀又以禘郊祖宗報爲五祀以周案祭法所言爲殷制左傳月令據周制言也周禮五祀有二一爲中祀左傳所云旬夕祝融彝收元冥后土是也_一王者宮中曰戶竈中雷門行其羣小祀也大宗伯五祀文在五嶽上爲中祀故鄭注據左傳文以釋之小祝所掌五祀爲羣小祀故鄭注據月令文以釋之義各有當隨文分疏鄭注自精司服祭五祀則希冕與祀上帝大裘冕享先王玄冕迥別大宗伯祭五祀以血祭與禋祀上帝裸饋祠禴嘗烝享先王諸大典亦不同

先鄭楊倞諸說無當亏經不可從也

金鶡云五帝爲五行之精佐昊天化育其尊亞亏昊天有謂五帝卽天者非也月令春帝大皞夏帝炎帝中央黃帝秋帝少皞冬帝顓頊此五天帝之名也伏羲神農軒轅金天高陽五人帝以五德迭興故亦以五天帝爲號若月令所言則天帝也鄭注以五帝爲五人帝豈伏羲以虯無司四時者乎其亦誤矣五行氣行亏天質具亏地故在天有五帝在地亦有五神五神分別五方佐地以造化萬物天子祀之謂之五祀月令春神句芒夏神祝融中央后土秋神蓐收冬神元冥卽五祀之神也

說者以五神爲人神非也左昭二十九季傳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冥顓頊氏有子曰犁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官有功亏世故配食亏五神若月令句芒等則非人神也鄭注又誣矣周官大宗伯以血祭祭祀社稷五祀五嶽列五祀亏社稷五嶽之間而以血祭祭之其爲地示尤明鄭司農以爲五色帝後鄭注謂五官之神夫天神人神安尋列亏社稷五嶽之中而血祭之也抑又誤矣以周案知月令大皞諸帝爲天帝之號則緯書靈威仰諸名可以黜知月令句芒諸神爲土示之號

則大宗伯血祭五祀別亏社稷五嶽之間其疑亦可以
釋金氏此言可訂舊譌

諸經竝言五祀而記祭祫獨箸七祀鄭元云五祀殷制
七祀周制以周案殷人七祀周公制禮別祀司命泰厲
而云五祀爾故周禮大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而別
言槱燎祀司命蓋五祀與社稷同爲地示之屬司命則
屬天神泰厲則屬人鬼與五祀不相類故周禮分別之
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微伯五祀注云微殷王八世孫鄭
沿世本遂以七祀屬周與周禮違或者因周禮別祀之
善遂疑祭祫之不經亦非鄭注祭祫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

在廟山卽厲也據此是
漢猶沿七祀之法矣

記祭法言大夫三祀適士二祀庶士庶人一祀說者引曲禮王制大夫祀五祀旣夕記行禱五祀以爲難鄭元云大夫祭五祀謂有地者其無地祭三百陸佃云祭法言其立曲禮王制言其祭旣夕禮言其禱禱與祭异祭與立异故不同以周案禮器服例公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大夫有地稱君故專與諸侯同祭五祀祭法所述本异代禮鄭注無地祭三蓋周禮亦然與士不專祭五祀諸文皆然不專據行禱五祀以爲難禱非常祀誅曰禱爾亏上下神祇上神若司命之屬士盡孝心亦禱

鄭元說五祀祭亏廟七祀祭亏宮中孔穎達云亏廟般禮亏宮周禮以周案鄭意七祀有司命泰厲不畢祭亏廟故以爲宮中其實司命泰厲別有祭處而戶中齋祭亏廟堂室之奧竈門行祭亏廟門室之奧凡五祀祭亏廟

鄭元云凡祭五祀有主有尸孔穎達云先設主亏其所既祭徹之更陳鼎俎饌食亏奧之筵席其時主移筵上主人出戶迎尸尸入卽筵而坐或云先設主亏其所親之也後迎尸亏奧而不用主尊之也或云五祀非人鬼不爲尸以周案祭五祀有尸見曾子問旣設主又立尸

者主以識神尸以象神也注疏祭奧主尸兩設是也
白虎通義云祭五祀天子諸侯以牛卿大夫以羊因四
時祭牲也一說戶以羊竈以雞中霤以豚門以犬井以
豕或云中霤用牛不專用牛者用豚井以魚以周案白
虎通義偷載三說以尗爲正鄭注月令引中霤禮云祭
五祀用特牲卽尗一說所本月令孟春食麥與羊孟夏
食菽與雞孟秋食麻與犬孟冬食黍與彘此次一說所
本月令中央食稷與牛茲云中霤以豚者卽後一說中
霤用牛不專用牛者用豚之意或謂社稷五祀無异秩
天子社稷用太牢諸侯社稷用少牢五祀之牲當同此

難信

白虎通義云春祀戶祭所以特先脾者何春木王殺土故以所勝祭之也若冬醫六月心非所勝也以祭何以爲土位在中央至尊故祭以心心者藏之尊者水最卑不專食其所勝異義云今尙書夏侯歐陽說肝木也肺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尙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金也腎水也許慎謹案月令春祭脾夏祭肺季夏祭心秋祭肝冬祭腎與古尙書同鄭元駁之云此文弔事並未察其本意月令五祭皆言先凡言先有後之辭春祀戶其祭先脾後醫夏祀竈其祭先肺後心肝

季夏祀中雷其祭先心後肺肝秋祀鬥其祭先肝後肺
心冬祀行其祭先腎後脾凡此之義以四時之位及其
五藏之上下次之百冬位在後而腎在下夏位在尫而
肺在上春位小尫故祭先脾秋位小卻故祭先肝腎也
脾也俱在膈下肺也心也肝也俱在膈上祭者必三故
有先後焉不專同五行之義今醫病之法以肝爲木心
爲火脾爲土肺爲金腎爲水則有瘳也若反其術不然
爲劇以周案五藏配屬歐陽爲是五祀祭先鄭義爲長
月令疏引異義未詳今據五行大義及鄭本注補正
記月令冬祀行祭法七祀五祀三祀亦皆云祀行說者

據石渠奏議白虎通義改爲冬祀井謂井重亏行也高
堂生云月令仲冬祀四海井泉祭井自從小類不列五
祀程頤云古者八家同井蓋五祀皆門內之神井則非
一家之所獨也難者又云行亦非門內之神古人出門
時有輶祭以祭行道之神冬則役車其休矣又何祭行
而不及井哉以周案五祀皆宮中之神起居飲食之所
繫戶中雷之神在室中竈神在廡門外東行神在廡門
外鹵釋宮云堂上謂之行堂下謂之步門外謂之趨此
對文爾通言之步趨亦行也故設行神亏廡門外檀弓
掘中雷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亏大門凡

躡行必毀宗行神之位當所毀宗廟門牆之鹵也中雷
竈宗門行掘毀之蹠轍之示歟者無事亏五祀也則五
祀祭行神亦明矣自中雷文以軾釋行而行之神不明

自時則訓以井易行而行之祀以絕軏山惟遠行時告

祭之井泉亏仲冬時專祀之此本無與亏五祀且五祀

祀亏廟爲其廟中神也軏井之神何關亏廟而乃入廟
以祭之哉或據月令鄭注冬陰盛寒亏水祀之亏行從
辟除之類遂謂祀行卽以祀水化行化井其

義一也說
尤難信

鄭元云冬祀行行在廟門外之鹵爲軏壠厚二寸廣五
尺輪四尺北面設主亏軏上孔穎達云中雷禮文以周

案宮中平道之神曰行出國門而跋涉山川則又有較行非較也行爲歲時常祀較爲遠行祖道之祭

異義云大戴記禮器云寵者老婦之祭盛亏盆尊亏瓶古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爲祝融祀以爲寵神許慎謹案月令孟夏祀寵王者所祭古之有功德亏人非老婦也鄭元駁云祀寵禮設主亏寵陘祝融乃古火官之長猶后稷爲堯司馬上公也今但就寵陘而祭之屈上公之神何其陋也又月令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文列柱上與祀寵絕遠而推合之文義不次禹畢爲義又左傳云五官之神生爲上公死爲賡神若祭爲寵神豈畢

謂賚神乎特牲饋食禮云尸謾而祭饋爨以謝先炊者之功知竈是祭老婦報先炊之義也臧文仲燔柴亏竈夫子譏之云盛亏盆尊亏瓶若祝融之神豈可以盆瓶之器竇亏陘而祭之乎以周案竈自有神先炊老婦其配也祀竈曰老婦之祭者是猶祀帝曰郊稷也小戴記燔柴亏奧奧者老婦之祭許引大戴奧字作竈是也風俗通義引禮器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亏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亏盆尊亏瓶字亦作竈鄭注云奧或作竈是小戴亦自有作竈之本也鄭又讀奧爲爨者祀竈在夏時先設主亏竈陘祭以俎及籩豆又陳鼎設饋亏

奧延戶入主其禮盛祀饗則在宗廟時祭後直祭先炊
老婦亏爨竈用黍肉無籩豆俎其禮簡略也

蔡邕云祀門北面設主亏門左樞以周案獨斷本月令
鄭注聘禮釋幣亏門注云主亏闌布席亏闌齒闌外東
面主亏闌謂設主亏門闌釋幣與祀禮异也或據此以
難蔡未是

受業常熟孫同康
孫次戊全校

羣祀禮通故二

定海黃以周述

禮書弟十四

鄭玄云伊耆氏始爲蟠伊耆古天子號皇侃熊安生等竝以爲神農羅泌說神農初國伊繼國耆故氏伊耆陳祥道說禮記伊耆氏始爲蟠周禮伊耆氏掌其王之杖以老者尋杖然後安猶老物待蟠然後息也伊耆氏以有功亏耆老箸矣故後世以其官爲氏周人以其氏名官果伊耆氏實古帝王之號不宜列于銜枚氏壺涿氏而以下土之官名之以周案蟠主先嗇說者竝以爲神農豈神農始爲蟠而自祭其身以爲先嗇乎抑八蟠之

名起亏後代乎今不尋其詳矣曲園襍著云說文伊篆說解曰殷聖人阿衡尹治天下者从人从尹若然則是殷爲伊尹特製此字乃伊洛之文先見亏禹貢矣許君必無此謬說疑其原文曰伊古聖人尹治天下者也與媯篆說解曰媯古神聖文化萬物者也一律古神聖文化萬物者謂女媯氏也古聖人尹治天下者謂伊耆氏也若然許鄭同義

鄭玄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一司嗇二饗三郵表啜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蟲八蔡邕說同王肅分猫虎爲二而公昆蟲張載陳祥道等據記文祭百種句而以百種

易昆蟲以周案記文明云主先嗇祭司嗇祭百種享農及鄧表綴禽獸祭防與水庸則司嗇下宜補百種猫虎當易禽獸禽獸總名猫虎偏舉百鄭公百種因以昆蟲爲一蟠說者謂昆蟲不當祭若祭除昆蟲者亦當祭除草木者而蟠不止有八矣猫虎分爲二尤非近蔡氏說亦難信

鄭元云響農及鄧表曠農田畯也鄧表曠謂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亏井闢之處也詩曰爲下國曠鄧孔穎達云表田畔綴謂井畔相連綴亏此造鄧舍田畯處焉所引詩齊魯韓詩也毛詩作綴旒賈公彥云鄧行往來立表

畷止亏其下阮元云鄧乃井田上道里可以傳書之舍也表乃井田閒分界之木也畷乃田兩陌之闊道也凡此皆古人祭饗處以周案阮氏分釋鄧表畷三字卻有依據但此八疇之一祭不可分析爲三事蔡氏謂鄧一祭表畷一祭要非表畷者古兩陌闊之道有樹以表識周語所謂列樹以表道是也鄧爲邊墾往來通行之總名鄧表畷者鄧之在井閼表道之處者也詩意主亏通行曰畷鄧蟠祭主在所表之神曰鄧表畷其所表之神卽大司徒所謂樹之田主乃社稷之所馮休者也下祝辭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水歸壑祝坊及水膚土反宅

祝鄧表畷反亦歸也宅安也樹之田主所以安之也鄭注表訓表率故曰督約百姓井閒釋畷其處指斥祭鄧之所以在賈釋鄧表字是訓畷為止非也孔釋畷為綴可通鄧訓舍非鄭意遂人夫閒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鄭注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乘車六尺四寸說文畷兩陌閒道廣六尺陌為百夫之涂許以為廣六尺鄭以為廣六尺四寸尋常田畷如此若表畷之地自大常畷與難以容鄧舍也且農為田畷既居八畷之一而又饗之亏其鄧舍是田畷有畱祭而八畷實止七矣陳碩甫謂注以督約釋鄧

字似非鄭意阮雲臺又通啜爲旒謂所表有旗旒又謂表以樹又謂綴以毛裘之物未免愛博洽而反成曲說矣

鄭元注月令天宗公社門閭及臘先祖五祀卽周禮之蜡祭而郊特牲注又分蜡臘爲二蔡邕獨斷云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曰臘張揖廣雅云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亦曰臘以周案蜡臘當分二祭獨斷廣雅皆誤蜡祭八神而天宗公社門閭諸祀不與旁鄭注亦非臘者蜡之屬故臘可謂之蜡而蜡不臘謂之臘自漢歲終祭百神俱名臘則臘行而蜡廢又分王祖

衰臘則祖顯而臘亦微

禮家舊說皮弁粢服而祭謂蜡祭黃衣黃冠而祭謂既
蜡而臘陳祥道云司服王祭羣小祀則元冕是王元冕
祭蜡而有粢服與黃冠者蓋執事之服也方慤說皮弁
粢服爲主祭者之服黃衣黃冠爲助祭者之服觀下野
夫黃冠可知或說天子諸侯蜡祭皮弁粢服民閒蜡祭
黃衣黃冠以周案蜡祭八神又合聚萬物而索享之謂
之息老物用送終之服故曰皮弁粢服葛帶櫟杖臘祭
先祖五祀又勞農以休息之謂之息民用田夫之服故
曰黃衣黃冠野夫黃冠者明黃冠爲野服也與下草笠

尊野服同義蜡以送終安臯用冕臘以勞農非野夫亦與祭諸說皆誤

金氏禮說分息民與臘為二未是

記禮運云答者仲尼與弓蜡賓事畢出遊弓觀之上鄭元云蜡亦祭宗廟孔子仕魯在助祭之中以周案與弓蜡句賓事畢句賓讀如賓鄭注助祭卽釋儻事蜡後祭宗廟孔子安尋爲賓孔疏失其義後之注家遂沿而不審蜡本在國故周禮曰國蜡曰國索魯雉門有兩觀自國至觀不辱云出遊則此所云蜡卽臘也臘者蜡之屬旣蜡而臘先祖五祀弓廟廟在雉門內觀在雉門故云

出遊觀上

許慎說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蔡邕說臘者歲終大祭
皇侃說夏殷蜡在己之歲終孔穎達云郊特牲十二月
蜡據周言夏則十月殷則十一月謂建亥之月也楊復
說蜡臘在建丑之月周亦不以建亥爲臘以周案記言
蜡在歲十二月注疏謂周正建亥之月是也郊特牲云
既蜡而收謂收積聚月令云孟冬積聚無有不歛仲冬
有不收積聚者取之不詰則收積聚必亏孟冬而蜡在
亥月明矣蜡畢卽臘臘蜡同月孔疏謂臘在蜡之後日故月令臘
在孟冬晉以十二月滅號遂襲虞宮之奇曰虞不臘矣
亦其證也蜡以息老物臘以息田夫如謂蜡臘在丑月

是民收息已久非蠭而收民息也且過丑月亏耜舉趾
是農事將起亦非臘以勞農而休息之也後世行蠭臘
亏歲終稱丑月為臘月失其義矣惟周隋二朝孟冬下
亥蠭百神臘宗廟閭合古制正朔可改蠭臘無異也許
蔡二說依漢制言皇楊二說尤為舛譖 又案近之申
楊說者云記曰旣蠭君子不興功功謂土功十月營室
中土功方始則蠭不枉亥月矣殊不恩郊特牲故旣蠭
君子不興功文承上旣蠭而收民息已而言民息卽上
文所謂息田夫也則興功之功指田功言明矣如指土
功與上文無一可通

左氏傳十二月晉滅虢宮之奇謂虞不臘孔穎達云當時有臘祭朱熹云秦始有臘左傳是秦時文字以周案秦本紀惠王十二季初臘謂是時始行亥月之臘非臘始亏秦也始皇三十一季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謂是時改亥月之臘又復丑月之嘉平也十二月爲夏正之丑月在秦爲三月此以史公倣本紀在太初正律以後以夏時追改其月也讀秦本紀項羽本紀倒書時月自見漢旣改嘉平爲臘其祭當在亥月斯合周禮而乃丑月行臘仍承秦制失其義矣自後相習不察遂偁季冬爲臘月而楊信齋反致疑月令臘在孟冬且何以解左

傳虞不臘

鄭元云羅氏蟠則化羅襦襦細密之羅襦讀爲縷有衣
襠之縷蟠時豺旣祭獸可以羅网圍取禽也薛季宣云
襦婦人飾禮言大蟠索享大羅氏致鹿與女戒諸侯以
鹿不可致故化羅以示之女不可致故化縷以示之以
周案襦羃衣非婦飾如薛氏說字當讀爲褕說文褕褕
翟羽飾衣夫人所服也左傳紀裂襦公羊傳化履褕是
其證

鄭元云臘者謂以田獵所擗禽祭也應劭云臘者接也
新故交接大祭以報功也以周案臘者獵也因獵以祭

故字伯臘羅氏蟠伯羅襦是蟠臘有猶也應氏謂臘在歲終故有此謬說

記月令有三時儺季春國儺以畢春氣仲秋天子乃儺以發秋氣季冬命有司乃儺以送寒氣鄭元說春冬儺陰氣秋儺陽氣或說秋亦儺陰氣或說季春儺以畢春氣春氣陽氣也季春是儺陽氣以周案儺以除陰氣秋冬陰盛春亦陽微皆有儺獨夏無儺則以盛陽之時陰慝不能伯故也周禮方相氏驅疫屬夏官亦取盛陽厭陰慝之義則儺以除陰氣明矣天之有陰陽猶人之有君子小人彖傳曰否內陰而外陽內小人而外君子

皇侃說季春國儺下及亏民季冬大儺不及民熊安生
孔穎達說國儺惟天子諸侯有國爲儺大儺下及庶人
成伯璵云大儺者賚賤至亏邑里皆畢驅疫命國儺者
但亏國城中行之百以周案熊孔爲長月令季春九門
磔攘王居明堂禮仲秋九門磔攘春秋二儺祇及南面
九門季冬大儺旁磔旁謂四方磔及四方不止南面九
門先君子論語後案云鄭注鄉人儺云十二月命方相
氏索室中驅疫鬼鄭旣分云云十二月鄉人儺而皇氏
解季冬儺不及鄉人與鄭義違

記郊特牲鄉人禡朝服立阼序室神也孔安國云恐驚

先祖朱熹云恐驚先祖五祀之神金鷧云儻亏穢不亏
廟廟鬼神所仇何必歟疫經言室神明是五祀之神若
先祖不昇謂室神以周案金說蓋是儻記作禡儻禡義
同魯論作獻儻獻音近

舊說城隍神不見亏古以周案城隍字見周易其祀實
剏始亏伊耆記云伊耆氏始為燔祭水庸水者隍也庸
者城也字亦作鄜傳曰祝宗用馬亏四鄜又曰祈亏四
鄜至吳赤烏時復修其祀越唐斯盛宋建隆後其祀徧
天下但城隍土示也宜營壇以祀之後世改建廟宇塑
立神像援古紀信灌嬰等及當代賢邑長以為靈名曰

城隍實人鬼非土元矣

鄭元云設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社稷后土及田正之神田主田神后土田正之所依詩人謂之田祖孔穎達說田祖之名兼神農后稷而田主不專兼神農周禮云設其社稷而樹之田主則田主惟社稷矣賈公彥說田主以神農爲主后土田正二神馮依之同壇共位以周案社后土稷田正田主爲社稷所馮依之樹卽八幡所謂鄧表畷鄭意田主卽田畯爲人鬼故此注舉詩之田祖況之注八幡鄧表畷亦云田畯所以督約百姓亏井閑之處二疏所言與經注並違

異義云公侯祭百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類則紹其國位百辟者國君先有功德亏人者今在其位故祭報之以周案王制天子諸侯祭因國之在其地而無主後者文不及卿許說是也因國中卿以下有功德亏人者亦諸侯祭之百月令云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亏民者百縣古諸侯地也自卿以下不過其族自是通義

賈逵云禁祭為營攢用幣以祈福祥許慎云禁設縣蘪為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厲疫亏日月星辰山川七政元云造類禦禁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以周案禁从營

省謂營其地以爲壇也鄭注祭祫幽宗零宗宗讀爲祭
禁有壇賈許鄭義竝同祭有牲賈但言幣不言牲與鄭
異賈據左傳天災有幣無牲之文也雲漢之詩曰靡愛
斯牲是水旱之祭有用牲者矣春秋莊二十五季書大
水鼓用牲亏社亏門用鼓爲攻禮攻有幣無牲故傳云
爾非祭禮然也

周官族師春秋祭酺故書酺或爲步杜子春云當爲酺
鄭元云酺者爲人物戕害之神也校人職又有冬祭馬
步則未知此世所云蠚螟之酺與人鬼之步與段玉裁
云杜從酺鄭引校人馬步之文以見步亦可從而蠚螟

之醌人鬼之步分別異字未聞其詳以周案說文醌王
德布大飲酒此醌之本義族師因祭步而與其民以長
幼相獻酬故俗醌字爲之其神所謂步是也故引校人
馬步以証之蠭謂之醌人鬼謂之步此蓋杜子春說
也子春以二字有別故云當爲醌鄭以其說未可知故
以人物裁害之神兼言之

鄭元云聘禮出祖釋轍祭酒脯祖始也行出國門止陳
車騎釋酒脯之尊亏轍爲行始也春秋傳曰轍涉山川
然則轍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
或伏牲其上祭畢乘車轍之其牲犬羊可也盛世佐云

始行而祭曰祖較較壤也釋較者舍其所祭之物亏較上也以周案鄭注祖爲始行之名較祭名盛說祖祭名較爲設祭之處兩說不同當從鄭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有牲者天子諸侯之禮也

詩家說取羝以較將出祖道犯較之祭禮家說舍較爲祖道轢較磔犬之祭以周案聘禮釋較祭酒脯爲大夫禮詩生民祭較取羝爲諸侯禮大人伏犬較上以王車轢之而羊人無伏祭之事則天子不用羊而用犬也說見詩疏

風俗通義云禮傳其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

迹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祖者徂也詩云韓侯出祖左氏傳夢周公祖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盛亏午故以午祖以周案祖自有神禮傳所言蓋謂配其祀者鄭注聘禮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不取此爲說爲其工之子自配祖神百行亏宮門祖亏國門祖之言徂亦備一說

許慎云軾出將有事亏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軏旣祭祀犯軏鄭元云行山曰軏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苦芻棘柏爲神主旣祭以車轢之而卒踰無險難也孔穎達云軏壞廣五尺則轢者惟車之一輪轢

百若兩輪相容八尺不卑俱轢以周案鄭說神主與許
略別詩生民箋祭輶有尸未閏月令冬祀行鄭注據中
雷文以為行亦為輶壞厚二寸廣五尺其釋輶則云封
土為山象則其厚必非二寸矣厚非二寸廣亦非止五
尺矣孔疏行輶不分說遂還悟

鄭元云厲主殺伐士器禮曰疾病禱弓五祀司命與厲
其時不箸今時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門戶竈
在旁是必春祠司命秋祠厲也或者合而祀之山卽厲
也民惡言厲巫祝以厲山為之謬乎春秋傳曰鬼有所
歸乃不為厲以周案分祠正也漢時民家合祠簡已山

卽屬也民惡言屬二句連讀明當時稱屬爲山之故巫祝以屬山爲之謬乎又明巫祝家之失傳孔疏未當春秋左氏傳鄭伯有爲屬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何休膏肓難之云孔子不語怪力亂神以鬼神爲政必惑眾故也今左氏以此令後世信其然廢仁義而祈福亏鬼神此大亂之道也鄭元鍼之云鬼屬者陰陽之氣相乘不和之名尚書五行傳六屬是也人死體魄則降魂氣在上有尚德者附和氣而興利益夏之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蓋亏民者由此也爲屬者因害氣而施災故謂之屬鬼月令民多癟疾五行傳有禦六屬

之禮禮天子七祀有泰屬諸侯五祀有國屬欲以安鬼
神弭其害也子產立良止使祀伯有以弭害乃禮與洪
範之事也子所不語謂虛陳靈象亏今無驗也伯有爲
屬鬼箸明若此而何不語乎以周案鄭義甚精鬼神者
乘天地之氣而布濩人間者也天地之氣專其和尙德
者附和氣而興利一失其和爲厲者亦因不和之氣而
施災爲君相者能燮理陰陽使不爲厲上也其次恩有
以安之此皆經常之道也鬼神之爲德經傳明箸之矣
子不語者其變態有不可窮詰者也論難
曰語君子道其常
不語其變

秦蕙田云觀明太祖祭厲及告城隍文其方厲也旣憫之憐之又令其聽命亏城隍各安其分其亏城隍也又令分別善惡以區處之憐之仁也區處之義也其亏府州縣也不特憐之區處之反令祠察生人之善惡以告亏神是併有所以用之俾聞之者知虛冥之中昭布森列赫然有以動其謹畏之心祀典之所係豈不鉅哉或疑祠察善惡以爲不經以周案祭祿王爲羣姓立七祀鄭注云此非大神所祈報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閒司察小過犯謚告者爾士器禮云疾病禱亏五祀非是意與

鄭元云仲春祀不用犧牲爲季春將選而合臘之也夏
皮幣要猶易也蔡邕云祀謂祈祀是月獻羔以太牢祀
高禖宗廟之祭以中月安臯不用犧牲祈者求之祭也
著令者豫設水旱疫癟當禱祈用犧牲者是月不用之
助生養用鄭注義傳以幣代牲或因亏高禖之事乃造說
曰要者刻木代牲如廟有桃梗此說自欺極矣以周案
祀謂祈祀蔡說是要亦祈之別名蔡訓代非要與梗古
本通左傳祈以幣要管子作幣梗卽周官女祝所謂招
櫻也或訓要爲櫻自通特云高禖之事刻木代牲斯失
矣

鄭興云女祝以時招榎禫禳之事榎讀爲亢謂招善而
亢惡太之杜子春云榎讀爲夏鄭元云榎禦未至也惠
士奇云管子四時篇修除神位謹禦弊榎弊當化幣左
傳襄九季祈以幣夏夏猶榎也禱神之名猶禫與禳也
招以茅謂福祥引之來榎用幣謂凶咎遷之玄廟成謂
造類禫祭皆有牲攻說以辭責之用幣而已然則榎者
六祈之攻說與以周案榎讀爲夏當從杜注左傳祈以
幣夏寶以特性皆言其崇儉特性爲牲之特幣夏爲夏
之用幣夏爲禱神之名故月令云祀不用犧牲用圭璧
夏皮幣祀夏對文祀謂祈祀蔡氏章句是祈祀之大者

有用犧牲亏是月用圭璧其小者曰招櫻招以茅男巫職文櫻直用皮幣而已鄭注月令高注呂覽杜注左傳俱失之

周官肆師小子之祈珥士師𠂔𠂔犬人𠂔𠂔幾珥故書祈爲幾亦爲畿杜子春讀幾爲祈珥爲餌鄭眾讀幾爲𠂔釋文𠂔𠂔鄭元據士師讀祈幾爲𠂔據襍記讀珥爲珥許慎說文無珥字云𠂔劃傷也一曰斷也畿以血有所𠂔塗祭也以周案故書畿蓋畿字之誤杜先鄭所見故書𠂔幾許所見故書𠂔後鄭兩載之故云故書祈爲幾亦爲畿錢竹汀說管子形勢篇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

祈卽爾雅祭山廢縣之廢祈羊卽廢縣之羊則杜讀爲
祈司農讀爲廢一義皆祭名也許後鄭俱以爲釁禮而
後鄭以劙亟爲正字許又以爲幾正俗幾亟爲古文之
假借無正字說又不同或據易祓說祈亟卽記文祭有
祈有由亟之祈亟祈謂祈福祥亟謂亟戒兵亦謂之祈
禳先鄭小子注云亟社稷以牲頭祭也卽古磔禳之法
李巡說祭以牲頭驟及足破之以祭故曰磔 禣祭以除厲殃與亟同義此又
一說存參

鄭元云劙亟者釁禮之事用牲毛者曰劙羽者曰亟以
周案禳記成廢則釁之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

割羊血流亏斿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其祔皆亏屋下割
雞門當門夾室中室鄭注本此以刲祔爲彙禮是也其
以刲羊爲刲割雞爲祔殊泥刲字从刀義取割牲說文
訓斷廣雅訓刺山海經鄭注訓刲皆其証祔字从皿義
取涂鬱繫梁叩鼻祔社范注云祔鬱也取鼻皿以鬱祭
社器山海經字又作呻鄭注云呻音餌以皿涂祭皆其
証刲祔者割牲皿以涂乃鬱禮之別名也經傳或言刲
或言斿或言刲祔單文連文義尋兩通襍記亏羊言刲
雞言祔與小子職亏社稷言五祀言祔皆屬互文非
對文如疏家言刲祔爲對文則社稷之祔專用羽五祀

之刲專用毛未見其可通矣惠氏禮說抨彈鄭注謂割牲曰刲薦毛曰衄祭血曰畿段氏說文注拘守許說又謂刲者剗取其血不專主殺失之

鄭元云衄謂剗割牲以鬪先滅百旁毛薦之百聽聲者告神欲其聽之以周案惠氏薦毛曰衄之說本鄭此注殊不思剗衄者以血涂鬪之名也衄字从血何取亏毛毛牛尙百何與亏鬪說文無衄字以義言之字當从血从彑省彑亦聲鄭注以為从血百會意其說殊曲惠氏訓爲薦毛彌失本真